元明事類鈔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元明事類鈔卷十四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人倫門二

祖孫

四世知學　元宋本集蘓伯修高祖作屋置書祖威如又手自鈔校得數百卷貯之名曰滋溪書屋至父益市書萬餘卷教子尤嚴令伯修又嗜學不厭蓋四世

文淵閣寶

知爲學矣

四世八相　元史綽斯戬額森布哈之孫額琳沁之子也四世爲丞相者八人世禄之家鮮與比盛

太守山　明史稾陳彦回守徽州遣祖母郭喪以百姓乞留屢請終喪不許葬郭徽城北山上彦回時走墓所哭甚哀人目之曰太守山後死建文之難

魁元卿相　靳貴集楊公春乃石齋先生之父孫慎狀元及第令子秀孫既多且顯魁元卿相勲業文章並

萃一時公皆及親見之

除祖戍　遜國臣記程通祖平謫戍延安通上書求免言極懇切高帝憐之私命驛召平既至並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嘆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廬湧醴泉　明語林徐應魁有至性祖母歿負土成坟冬大雪門徑盡沒水火絶六日忽地響廬中醴泉湧出

得詩乞歸　稗史王璧為郎署居京師其祖壽登期頤寄詩有云若使来看百歲祖何妨遲作十年官璧以詩聞乞歸省

誦祖讀書　王守仁年譜公生五歲能言一日誦祖竹軒公所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熟記矣

得頭瘞葬　明史藁邊之垣攻破番巢嘉靖初之垣祖輪討賊被殺賊漆其頭為飲器至是六十年之垣得頭而泣遂還葬焉

一身五世　文徵明九十元日詩百歲幾人登耄耋一身五世見曾元

父子

一門倡和　中州志許有壬仕宦垂五十年工詞章子楨少負才一門倡和共爲圭塘欸乃集

一子能教　元宋本集蘇威如至伯修三世皆一子惟其能教故悉克自樹立今伯修亦一子甫齔而頴拔可就傅

母子義烈　元史姚天福拜御史母戒之曰當公爾忘私勿以未亡人為卹天福亦請于憲府曰監察責當言路茍獲譴乞不為親累帝聞嘆曰母子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戒酗酒　元史類編拜珠母竒味氏寡居教子甚嚴一日入侍宴英宗知其素不飲强以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强汝飲汝當益戒懼無酗于酒

得學家庭　元綱鑑朱公遷父梧岡翁聞同郡準軒吳

中行得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廣信饒魯因往學焉由是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公遷之學得之家庭為多

内訓口授　元史虞集母楊氏宋末兵亂攜家趨嶺外無書可讀楊氏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後集文翰擅名皆楊氏内訓之力也

旌門　元史貝降母徐氏盛年守節教子甚嚴比貝降貴特旌其門及老見貝降歷官有聲譽乃喜

督畊雨中　名世世類苑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常督畊雨中或勸公為子乞恩曰此固國典然以待賢有功者某則何敢

伯温有子　明紀事本末劉璟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後文皇登極璟不屈死

世為冢宰　南雝志詹同為吏部尚書甄别人倫鋪張神藻為朝野所推服子徽仕至左都御史兼吏部尚

書父子世為冢宰亦薦紳盛事也

吾兒將酒　明語林張輪官知府歸省郡守過候父留飲輪持榼上饌如童子饌既具即退立廡下郡守固請答曰幸君候過敝廬老父主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守惶恐欲起乃賜食廡下

執篲以問　王錡雜記尤安禮為貴州叅議罷歸有一子命之洒掃執篲以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其謙厚如此

讋名士　藝苑巵言王稚欽少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
然好狎遊蹶不可馴父母扶扑之輒呼曰大人奈何
輒讋海内名士耶

有子不識　名卿集紀胡世寧子繼幼讀書不了了父
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為
指授甚詳三日世寧歸閲得實嘆曰我有子自不識
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十不失一

五十荊　明王鏳䕶稻分三子詩家風似此真堪賞只

少叅軍五十荆自注蔡叅軍貲巨萬以豪蕩盡晩不能給其子乃各杖而遣之明日周侍御往賀曰聞尊門析産長君五十餘三十也邑中傳以為笑

申父志　羅洪先集劉球以劾王振遇害始鍾復實約與偕為妻泣勸而止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子同尚稱比長常欲申父志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繼武若翁　獻徵錄宗訥為祭酒凡諸生守官稱職者

多出訥門上每舉為教國子者楷法次子復祖上召
為司業進而諭之曰若尚思繼武若翁也

按撫父子　李開先集藍田巡按山西父資善先巡撫
其地有平亂安民功諸縣為立生祠公取道瞻拜復
修其舊政西人謡曰一按一撫一子一父鹵不犯邉
民皆安堵

血書訣父　吳偉業集天啟中逆奄矯旨逮御史江陰
李公於其家下詔獄以死獄中裂裳嚙血訣父手書

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世人矣

呼子東樓　王世貞集相嵩晚年每承聖諭必藉世蕃籌略方應荅無忤而機務亦須世蕃取辦故嵩不敢名其子而呼之曰東樓

安能為孝　明季遺聞李自成破京師吳三桂援師將至賊命三桂父驤作書招之三桂致書絕父云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能為孝子兒與父訣請自今日賊怒戮驤家三桂痛哭誓師而進

語兒焚硯　明紀事本末御史李應昇下獄拷死卒之前一日寄詩云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

喜逢口　明張翥集溧陽驛東北有雙塚世傳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遇此山下相抱大哭喜極而死遂葬于此因名喜逢口亦猶望夫之有石也

一品親扶　虞集文劉賡官一品年七十而孝靖公無恙仁宗有賜拜受公鬚須鬢皓然親為扶掖詳見老壽

為賢母歡　泳化編永樂中正月夏原吉侍母往午門

外觀燈上聞之賜鈔二百錠曰為賢母勸也詳見上
元
王氣在燕　楊士奇集隆平侯張信初為北平都司受
寀勅令縛藩府人信日夕憯憂母徵察之信屏人以
對母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妄為禍家族
固求見母　筆麈顧文康公鼎臣父為小賈其嫗甚妬
文康及第嫗猶虐其生母使之蓬跣執爨不令見子
文康遂介親友固求見母久之乃令自廚下出衣服

藍縷文康抱之大慟親友皆為泣下

治事告母　明史藁藺芳永樂時知吉安郡母甚賢芳日所治事暮必告母有不當母必教誡之芳受命惟謹由是為良吏

為嚴師　明語林孫文恪陞妻楊氏有才學能詩于諸子為嚴師四子皆致卿貳諸孫皆進士如游官至大學士

灌園跪飲　王堂叢話陳檢討繼幼孤母守節訓公嚴

篤郡上其事朝命廵按廉之見節婦率子濯園子抱盎從步肅如朝廷少頃婦入内手持茶甌来檢討遥見遽擲盎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即以上奏旌門

手寫教子　解縉集先兄祠部公亂離無書太夫人手寫孝經古文杜詩教之

兄弟

二室　元史虞集與弟槃構書舍為二室左室書淵明

詩於辟題曰陶菴右室書堯夫詩於辟題曰邵菴故
稱集為邵菴先生

柳連理　元史類編吳思達兄弟六人以父命析居思
達為主簿父卒還家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今多破
產忍使苦樂不均耶即出家財償其逋更復共居宅
後柳連理人謂友義所感

雙壁　元史和和字子淵與弟庫庫皆負時望世號雙
壁

教弟如師　元明善集董文炳教諸弟如嚴師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裹馬金帛文炳未嘗先御有則盡賜諸弟諸弟或以過被笞皆俯首受之

三胡　元史胡長孺與從兄之綱之紀皆以經術文學顯人稱三胡

讓官　元蘇天爵集鄭欽以父功授右掖衛親軍千戶請于朝以讓其弟銓大德中銓復以讓欽之子克諶

兄弟讓官賢于宋宣公穆公甚遠

大小宋　元史宋子貞字周臣工詞賦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俱有名人以大小宋目之

以塊提仲　烏斯道集樂枅洪武中以例逮赴京仲氏棁願往代枅不可棁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即乘垝垣以塊提棁垣之塊去者半棁知不可回始慟哭而返

五人同居　名世類苑劉忠愍球性孝友兄弟五人同

居合食終無閒言

小美　王世貞集敬美每出一語于鱗必大驚賞呼之小美至曰小美真才子也又謂世貞阿怒咄咄火攻伯仁不虞燎髭須耶陳繼儒集嘉隆李推王季仲佐之大小美

雙清館　玉堂叢話端木孝文與弟孝思先後使朝鮮以清節著朝鮮人為立雙清館詳見館

一世兩清　明李春芳集張聰參河南藩政繼伯兄羽

後凡例所應得者悉從謝絶一如伯氏舊政洛中有
一世兩清之稱
四甫　明詩話長洲皇甫冲與弟涍汸濂並有盛名稱
四皇甫四甫之才子峻為冠
怡齋　明荀宗道詩因書怡齋詩以為友于箴自注蔚
州元氏兄弟八人皆能文居無間言故牓其所居之
室曰怡齋諸名公皆有詩
爭入獄　明紀事本末有訴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

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弟湜不肯獨詣吏請往仲兄濂先有事京師與弟爭入獄上聞之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命宥之

兵柄一門　陳子龍贈馮留仙巡撫天津鄴仙拜少司馬一時命下詩左樞司馬擅良籌憲府中丞擁上游兵柄一門推世將軍容兩地接皇州三邊烽燧甘泉夜萬國梯航碣石秋昔日二馮歌魯衛看君兄弟並封侯

聯裀共食　文徵明集王履吉與兄履約少同筆硯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旣各授室而聯裀共食視室處之時恒倍

南北司徒　玉池談屑嘉靖中靈寶許瓚爲北司徒其弟誥爲南司徒皆故冢宰襄毅公之子也兄弟對峙兩京並掌國計古今未有

同尚主　明野記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無對有二子令帶來及入見上喜曰都好即命三公主四公主

同下降兄弟並為都尉

對掌成均　談薈鄞縣楊守陳守阯兄弟各發本省解

其後對掌成均並為尚書

雪月二編　皇甫汸集追昔家居兄弟多燕會觴歌之

樂特甚者如眺飛素于寒朝玩流光于清夜雪月二

編華蕚競美矣比承慈戚兼值仲祖無復歡悰聊申

慨咏

三魏三劉　明史藁魏允貞官兵部侍郎弟允中允孚

俱爲部郎名著一時劉廷蘭與兄廷蕙廷芥亦皆舉進士有名世所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者也

姊妹

拒少師拜　明通紀姚少師少事姊如母既貴還欲拜之姊不肯出不得已出立堂中少師望見即却拜至第三拜姊遂抽身入戶云我不要爾拜許多邪見做和尚不了的是什麼好人

事如母　獻徵錄林與祖有雅度終日端坐事姑姊如

母育孤甥如子卒致有立

彷兄書　邢侗書名益重購請填咽妹慈靜善彷兄書

夫婦

題詩返寄　元史吳叔仁業太學寄簡于妻韓氏韓拆

簡乃白紙一幅遂題詩返寄之曰碧紗窻下折緘封

一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仙郎無别意憶人長在不言

中

紅羊黑鼠　元史類編吳妙寧贅張氏子父以叛黨連

坐吴曰吾不遄死禍延良人即自投繯時人謡曰紅
羊年黑鼠月張婦吴儼遺烈九山風酸泖波血二氣
絣錯愁雲結一樹梅花鸞飄雪

鞵履復全　元史類編程鵬舉被俘于張萬户家張以
所獲官家女妻之妻屢勸程逸去成名程訴于張張
命出之妻臨行以繡鞵易程一履泣曰期執此相見
程感悟乃去後積官至參政自與妻别已三十年遣
使攜鞵履往求之知已乞身為尼使者至菴中故遺

鞵履于地尼見之曰鞵履獲全吾願畢矣使者告以參政未娶終不出程乃具車輿迎之重為夫婦

廉信于妻　明通紀永樂時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綵幣

寄外詩　藝苑巵言黃夫人寄外之作楊用修答和皆不及也明黃安人寄夫詩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妻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

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憐空有刀環約何

日金雞下夜郎

記鈐山堂　明紀事本末嚴嵩縱世蕃自恣妻歐陽氏

常語嵩曰不記鈐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嵩甚愧之

水寬　見聞録屠愈德漸山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求

解于夫人夫人笑謂買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

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

獲免

臣夫表　本朝尤侗明史樂府臣夫表注沈束以劾嵩繫獄十六年妻張氏上疏求代法司亦為之請不聽夏言之妻蘇氏請以身代夫上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楊繼盛妻張氏疏乞斬妾首以代夫命為嵩所抑不得達

棄刃痛哭　汪道昆集戚少保王夫人封一品無子而鷙少保陰納羣姬御人露諸姬多子狀日操白刃願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裹甲入寢門號而想祖禰一品

亦棄刃抱頭痛哭乃攜一子子之

鐵夫人　明雜記林大輅諫武宗南巡拜杖下獄妻黃
籲天求免緹騎以咒詛告并逮入受訊楚毒不承情
詞慷慨惟求一死居五月得偕釋人稱為鐵夫人

染淚裁詩　明詩話鉛山費少師女嫁宜興吳尚書子
不見答有詩寄父云染淚裁詩寄老親洞房辜負十
年春西江不是無門第錯認荊溪薄倖人

金珥投江　明書龔鐩按察四川妻久從宦不治妝飾

歸篋僅一金珥鐩見之駭曰安得此汚吾素風投之
江
以爲童烏　文太青繼室鄧氏太青好奇如子雲構太
元經以鄧爲其童烏覃思少間相與論李詩韓筆喜
而忘寐
李少婦　朝鮮崔慶昌詩序鐵原李淑御歸梁文學無
何梁應試漢京擢宏文館不還淑御懷之而歿聞者
哀之作少娘詞以表其貞靜專一之志

婦諂不廉　典故記聞工部尚書吳中立惟貨色是好有寵妾數十然甚畏其妻嘗領誥命妻命左右誦之曰此制甚當誦至終篇何嘗有一清一廉字吳不敢怒

不為汝曹　王世貞集盧柟上賦趙王王奇之賜金百鎰後不自得罷歸顧槖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婦囁嚅咎柟不顧曰天生盧柟為汝曹地耶

宗族

共乳兒　元通鑑張閏延安人八世不異爨諸女婦各聚一室為女紅工畢斂貯一室無私藏者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之不問己兒兒亦不知孰為己母也

義門　元史浦江鄭文嗣其家自建炎以來同居者十世凡二百四十餘年胡廷旌為義門

六世同居　萬歷注畧滁州義民盧守益家衆二百餘口同居六世詔旌之

思遠莊　名臣録陳選為廣東布政平生清苦獨倣范文正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其家貧甚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受

任子移姪　明何世守集霍尚書韜三品秩滿任子恩移蔭小宗長姪聚宗族合食凡産業俱統于一租稅所入伯兄掌之以均族衆所得俸薪亦以均之

師生

作師友圖　元史趙復以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因以見

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

以義制服　元通鑑蘭谿金履祥從學同郡王柏及何

基之門基則學于黄榦而榦則親得朱子之傳者及

何王之喪履祥率同門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

子之係于彝倫也

更三師　元史許衡七歲入學問其師曰讀書何為曰

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久之謂其父曰

兒頴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固辭

去如是者凡更三師

歛于家　元史類編顧潤之幼從俞長孺學長孺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忍受金令我老必託之以死既病革趍舟往卒之明日乃至潤之奉其尸歛于家衰絰就位而哭

從三事　明孟熙霏雪録姑蘇巨家蔣氏有子八齡厚延楊鐵崖為師鐵崖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

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蔣子亦有名于時

求骸歸葬　獻徵録王稌受業方孝孺孝孺之及于難也稌與鄭珣至聚寶門求其遺骸不得卒坐逮繫文皇念其祖褘死國特免之後又購孝孺遺文為侯城集以傳

擊額以管　獻徵録李希顔隱夾谷太祖手書徵之為諸王子師教法嚴毅有不若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高后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耶帝感用霽

肖白沙像　吾學編醫閭先生賀欽為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即日上疏去官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别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

卒稱弟子　明史槀王艮謁王守仁江西執木簡立名其冠曰有虞氏之冠服曰老萊子之服與守仁辯久之大服拜為弟子退繹所聞悔曰吾誤矣明日告之悔復就賓位自如已心折卒稱弟子

憶師百首　名世類苑邵文莊為李西涯門生情義懇

篤西涯歿文莊聞訃執喪如子爲位哭泣追憶生平每事作詩不下百首

疏請代師　明陳宗敬文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太學生石大用曰師猶父也奚忍坐視草疏請代銀臺懼以法大用固請事聞蒙並釋

下駙馬位　明黄淮集徐堉奉命授館教駙馬都尉胡觀中使援例設駙馬位于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師席于西階上東面先生憮然曰我豈以布衣而失師

道哉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為説書明日復然先生為書責之觀大感悟

不阿主司　明史藁黄直金谿人受業于王守仁會試時主司發策極詆守仁之學直與同門歐陽德不阿主司意編修馬汝驥奇之兩人遂中式

雙璧　啓崇野乘倪元璐與黄道周並為韓太史門下雙璧一時推為雙璧

撻紅袴　明詩話范菁山先生不畏强禦為國子監丞

時嚴世蕃著紅袴入上舍先生撻之分宜次日造門謝未幾而有大理郡丞之命

斸地編籬　名山藏陳獻章受學吳與弼與弼師道尊嚴獻章為斸地編籬研墨捧茶

書帛觀刑　明史藁世蕃臨刑時沈錬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錬姓名官爵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而去

國賢即庄　邵寶詩曾說近遊須館我吾亭令合號涯

翁自注文正公嘗欲卜居吳興寶與聞焉寶嘗謂公無錫須置一庄公曰國賢即我庄也又莊何為

朋友

譏父友　元史帝問趙孟頫以留夢炎葉李優劣孟頫以夢炎為優帝曰汝以夢炎父友不敢褫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句帝嘆賞焉

讓新宅　輟耕録周仁榮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

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即讓正寢居之及死
箱財對衆封籍呼其子還之喪費皆自已出
葉郎還金　元史類編葉公政轉餉鄂閩時丹陽朿子
章先在志相合未幾子章辭赴沔以貲囊相託越兩
月其友朱君讓來謁曰子章不幸被盗死昔寄囊中
有我物在敢請之公政不與明年還丹陽至朱朿二
氏照原封匙還之王逢詩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
遊無故人葉郎還金何媿賓禹鈞

函櫝付葬　陶九成集張毅父文丞相友也丞相赴北毅父偕行寓于公因所日以美饌餽三載如一且潛置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于俘中俾出收拾骸骨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

匹馬送别　獻徵録居應坡與表褎聯名相暱武庫灾褎下詔獄應坡旦夕具壺餐餉獄中戌之日諸人謂官校方偵邏莫敢送應坡獨匹馬出郊握手别

北郭文物　高啓集余居吴北郭同里交善者惟王止

仲一人後徐幼文自毘陵高士敏自河南唐處敬自
會稽余唐卿自永嘉張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而皆
與余隣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

迎友黄封　客座新聞楊士奇知陳敬宗自南京考滿
來令子迎于道分贈黄封一壺且侑以詩曰請詢陳
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塗多
跋涉塵土著些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論者謂
此詩頸聯有相臣體而友誼之隆藹然見於言表

救生盧枏　王世貞集盧枏繫獄謝榛攜枏賦遊長安見諸貴人絮而泣曰生有一盧枏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千古惘惘哀沅而弔湘乎

身自掖蔽　明通紀科臣石星上圖政疏上怒命廷杖削籍星友部郎穆文熙恐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掖蔽星閹人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得不死

取十餘曹　弇山園稿文徵仲前輩名家最老壽其所

取友祝希哲都元敬唐伯虎輩為一曹錢孔周湯子重陳道復輩為一曹彭孔嘉王履吉輩為一曹王祿之陸子傳輩為一曹先後凡十餘曹俱盡而最後乃得周公瑕

對山救我　薛應旂集李夢陽忤劉瑾械至京將置之死先是瑾慕康海名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夢陽從獄中出片紙曰對山救我海見之曰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救耶遂詣瑾瑾大喜從容言夢陽

事遂得釋

館閣同志　楊士奇年譜公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七人彷唐宋洛中諸老真率會約十日一就閣中草具小集酒各隨量殽止一二味蔬品不拘故為具簡而為歡數也

哭郊外　汪道昆集忠愍當大辟元美從徐子與及諸郎官哭之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于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

內狂生　李攀龍集余往從殿卿則鞅鞅去者瞰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何內狂生也

抱屍禮葬　獻徵録靖難師至給事黄鉞投琹川死時訛言將戮鉞家親朋悉驚伏友人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橋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親抱而起竟成禮葬之

獻臣生我　明書吳尚書廷舉生平篤友誼在太學時羅玘以貲貢兄事之玘病痢日為煮藥餌負登厠十

晝夜數十反玘既瘥同舉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
生我者父母後獻臣生我也
見録輙焚　王鏊集姚廣孝别有道餘録專詆程朱其
友張洪云少師于我厚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録輙
為焚棄
贖女治喪　紀典纂要于寬成化舉人友任良病死其
妻鬻二女治喪寬贖還之
並瘞共衾　徐禎卿與獻吉書惟昔與子聯蟬裾王周

旋朝寺良時出遊則並膝而趁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

蕨粟同吟　王世貞集韓邦憲守衢訪童子鳴于山塢中山中人皆擁門瞷觀尉使遊徼旁午顧見案上一柈蕨菜脫粟飯太守與子鳴共而鳴鳴吟至夕始去

被逮出餞　明史蒙魏大中被逮道吳門周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其孫旗尉趣行順昌瞋目叱之尋亦遇禍

復社　明詩話復社之名傾動朝野蘇州民陸文聲疏言張采張溥倡立復社以亂天下下學政察覈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金毓峒姜埰各上疏白其事始得釋福藩稱制阮大鋮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于江以為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

奴婢

抱琹　元史泰不華為國珎所害有僮名抱琹亦從死

訴枉還籍　元史類編鄭一德被俘至燕事鄭留守家歷三世以思親將辭歸會留守以寃誅詔簿録其家衆各亡散一德獨詣中書訴枉狀得還所籍鄭母勞以田廬不受

貸鈔贖親　元史盧江羊仁年七歲因亂母及兄弟皆相失仁被掠賣為奴力作二十餘年主憐之縱為良仁踪跡得母及兄弟乃貸鈔百錠歷詣各家贖之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

用愚騃　輟耕録許魯齋在中書欲僱一僕其能應對
嫻禮節者却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得一蓬頭垢面
愚騃之人即用之

解檢書　湧幢小品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
公欲取某書某卷某頁某字一脫聲即檢出待用

枕中二楮　明田汝成集阿寄淳安徐氏僕也事寡主
母易簪珥得銀十二兩為息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
嫁三女婚兩郎病且死出枕中二楮則家計悉在曰

此可遺兩郎君也啓其篋無寸絲尺粟之儲焉

上墓先在

啓崇野秉趙登事其主趙廣文勤力作苦主倦遊歸乃悉斂所積幾百金跪進之念其久勞遣令休息廣文歿子孫上墓登輒先在

勸登山

明王履集余僮張一頗慧聞余有登華之謀力勸行及入山乃能體吾愛畫之癖當摹寫時每索奇樹怪石以報逮余還家為圖閒有忘者又能以其所記稗余余喜其弗俗也為詩以賞其異

千里負兒　湧幢小品丁汝夔坐辟家戍遼陽皆死惟一孫生方五月僕孫明抱兒乞乳哺之又哭訴監司乃得脫籍數千里負兒乞食以歸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産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

烹縛主僕　明紀事本末元何真圍王成募人能縛成者成僕縛之以出僕求賞真如數與之乃使人具湯鑊車上縛僕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炊火僕每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主者視此

稱鶴坡　談薈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為世蕃過錢號曰鶴坡朝官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朱至與之結義兄弟云

投刺楚濵　耳談張江陵柄政家人子游七司其出入號曰楚濵二給事至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文而　列臺垣投刺者十四五矣

葬主骸　明通紀張獻忠陷長沙推官蔡道憲死之健卒林國俊九人追侍從死內四卒曰願葬主骸而後

受刃賊義而許之于是解衣裹骸葬畢而自經

蓮實啗兒　焦竑集花雲就縛妻郜氏亦赴水死子方三歲侍兒孫收郜瘞之抱兒逃互見蓮李東陽花將軍歌浮槎為舟蓮為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

封婢　菽園雜記楊文貞在內閣夫人已蚤世惟婢侍巾櫛一日宮中有慶命婦皆至太后命召其婢至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而遣

之翊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

守節　李東陽集無錫殷氏婐守節泰武昌廷詔有傳識之以詩中有句云少有清風辭外侮老將遺業付諸孤

媵奴死節　湯幢小品黄巖真奴媵鍾氏嫁于苻十三日而苻死鍾有異志真奴知不可回乃夜縊死苻柩上

竊子歸郭　謝方石集阿菊者從陳氏嫁于郭生一子

而郭死陳改適蔺夜竊其子歸于郭

膳媄　沈周落花詩焚追螺甲教香史煎帶牛酥屬膳

媄

元明事類鈔卷十四

元明事類鈔卷十五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人品門一

方正

以廉為姓　元史博囉哈雅拜廉使子希憲始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為姓天其以廉為吾宗之姓乎故子孫皆姓廉氏

裂絹却幣　明顧元慶雲林遺事張士信使人持絹以

幣求元鎮畫元鎮曰予生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其

絹而却其幣

面折廷諍　元史實黙于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

黯無以過之

手記暮書　元史類編宇文公諒嘗挾手記一冊識其

編首日晝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

地鬼神實聞斯言

天下儒師　元通鑑元迎帝師至京令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富珠哩翀時為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一人獨立　明紀事本末王振以楊士奇言召薛瑄為大理少卿瑄至不謁振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深銜之

硬黃　李夢陽集尚書黃綬正色山立當為郎中時人

業以硬黃目之

不見時相　詞林人物考李淑捷南宮相嚴嵩曰聞楚

有才士李淇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予公謝不肯往

當射策夏太宰薦之鼎甲嵩故下之

豈可呈身　獻徵録隆慶時劉淛試南宮下第大學士

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不可曰落第書生

豈可呈身相門耶張居正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

旋師却女　傳信録徐武寧南征至蘇州見一女子絶
色即以重幣遺之曰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令其他
適女父母堅求以侍巾櫛拒不從

謝廷致　明史藁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名士以張之
聞湯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
遂與居正子偕及第顯祖遲久始成進士

裋褐見客　嘉靖注略楊一清起總制陝西過雒陽造
故大學士劉健欵良久健裋褐出曰應寧出將乎曰

承之耳出甌茗飲之竟無一語

不致半詞　明林俊集吴希賢為檢討預修實錄要人

子冠者賂優其父半詞公曰茍為是他日何以見董

狐于地下却之

還處子　筆塵御史大夫葛端肅公終身不置姬侍年

且五十夫人求一姬奉之不得已一往見其無羞澀

態即拂衣出竟不復往數年乃名其家還之猶處子

也

長揖謝扇　獻徵錄逆瑾肆虐一日贈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公獨長揖頃之受贈者復跪謝公傍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公自前對曰翰林何塘

涕唾爵祿　劉定之集元儒劉因傲睨濁世涕唾爵祿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

吠權門犬　明紀編年都城戒嚴趙貞吉議罷戚氣謁相嵩嵩不見會趙文華入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

當徐議之貞吉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衡山有恒　靳史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溪過吳門侯之二日不至忿然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渠亦敢以我概人耶東橋曰若非衡山有恒那得介溪有芥

恥列鄉祠　唐順之集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以歸

效韓愈　王鏊集西域法王来朝上將親勞之夏原吉

曰宜示以君臣之禮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
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
楊勉之拜獼猴遠矣

聰為諛墓　明紀事本末忠賢嘗營坟于玉泉山遣人
詣繆昌期乞墓碑昌期叱之曰吾生平聰為諛墓豈
肯順璫旨耶忠賢後起大獄竟殺之

不與瑾交　吾學編呂柟為修撰時逆瑾用事以柟鄉
人欲引啗柟驟與卿佐柟遜避不與交瑾憾且中傷

會瑾敗得免

避臺選　獻徵錄鄭世威嘉靖己丑進士會臺臣闕詔廷臣從諸進士選擇衆競趨之世威曰才脫韋句便躐司耳目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

首請削濠　霍韜集王瓊為兵部尚書宸濠反聞朝士愕駭持兩端公獨奮曰豎子烏鼠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策命帥進

兵已而擒濠皆如公策

謝外丹　徐階集羅念菴嘗遊衡嶽僧楚石欲授公外丹公曰吾道自足寧須此

死拚一身　維風編劉忠宣大夏遭逆瑾之難同難者謀行賄紓禍公曰如此而死拚一身耳如此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賴屠中丞得減死戍肅州

聽選人語　可齋雜記學正魏齡至京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郎羣衆相語但問其地有出產不聞一人

施政教方略為言者如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之語彭文憲曰新學正有志之士因力薦之

不題古畫　獻實何景明為中書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景明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

直道不貶　武宗實録馬文升歴事五朝垂六十年僉節清名終始如一直道而行不阿權貴屢起屢仆卒不少貶

顧獨坐　明紀顧佐性嚴重為都御史非議政不與諸

司寇坐人稱為顧獨坐詳見都御史
在在逆旅　王錫爵集海剛翁天下奇男子有傳其倦遊狀者僕曰如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篋飢僕數人在在皆逆旅息息皆嬰兒也
報詩卻金　嘉靖注略沈鍊以論嚴嵩戍宣府總督楊瑞方媚事嵩然畏鍊之口時順方殺平民奏首功以金遺鍊結好鍊報詩有云試聽沙場風雨夜冤魂相喚覓頭顱順得詩大懼遂謀殺之

水汚吾手　徐渭集葉信為工部時同舍郎某以墨閻公從之飲醉沃手先同舍郎次公公叱奉盆者易水曰是水汚吾手

手削署名　明史藁顧憲成為主事時張居正病朝士羣禱焉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馳往手削去之

越中四諫　獻徵錄會稽沈束為給事中抗疏論嚴氏下獄十八年其後餘姚趙錦上虞徐學詩會稽沈鍊

先後上書論嵩皆被逮譴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

不易一官　孟史宏治中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頃界連東宮莊曾莊內侍欲冐占民田訴于朝命户部貟外官廉往勘內侍私之曰田歸我講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我不忍為卒以田歸之民

長揖勢閹　吳中故語況鍾知蘇州下車首謁一勢閹于驛拜下不答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就坐與之抗論

半揖畫像　明史藁耿如杞偹兵遵化巡撫劉詔懸魏忠賢像于行署率文武將吏五拜三叩首杞半揖而出忠賢令詔劾之

不建璫祠　冬夜箋記梁應澤撫治鄖陽當魏忠賢擅權天下巡撫鮮不具疏建祠者鄖陽獨無

東林　明通紀萬歷中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顧憲成謫歸講學于東林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憲成講學天下趨

之一貫恃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
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義烈

作生祭文　元史類編王鼎翁負氣節文天祥被執至
青原作生祭文遺之

取姦臣頭　玉堂綱鑑益都千户王著殺阿哈瑪特于闕
下時阿哈瑪特病國欺君著因人心憤怨矯制殺之帝
命討亂者著臨刑大呼曰我為天下除害今日死矣

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王惲義俠行堂堂義烈王
青州胸藏秘策通神謀袖中金鎚斬馬劍談笑馘取
姦臣頭
葬陵骨　張孟兼集楊璉真伽發宋陵唐珏陰名惡少
收貯遺骨瘞蘭亭山後人咸稱為義士詳見興亡
持竹夾　鄭元祐雜録東嘉林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
時林故為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夾又鑄銀
作小牌繫腰間取賄番僧果得高孝兩朝骨歸葬

碎膝　元史巴拉為父報仇不克被執逼令跪不屈以鐵撾碎其膝終不跪

朴醇觴　名臣錄于謙為曹吉祥輩所害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多爾者以一觴醇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醇慟如故

袒胷受射　明通紀錢唐洪武中為刑部尚書後上讀孟子欲去其配饗即上疏諫先是有旨來諫者當射殺之唐置棺袒胸受射上見其諫甚切命太醫治其

瘡酕饗得不廢明陳南山詩引棺絶粒箭當胸拚死

扶持亞聖公

扶顛子　明盧演方氏本末記先生抗命時魏公澤時

尉寧海匿其幼子德宗天台余學夔佯狂迓公而歌

有區區尚願效程嬰之句公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日

又歌如前公乃潛以德宗託之航海匿雲間依俞祠

部允萬歷時乃得復姓歸台

觀杖上䟽　明紀事本末鄒元標觀政刑部時吳中行

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以劾江陵受杖復加鐐鎖元標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旋亦受杖謫戍

書劾魏疏　明史蒙吳懐賢為中書楊漣劾忠賢疏出懐賢書其上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又與吳昌時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忠賢偵知之大怒矯旨下獄拷掠死

張屈字　高啟集元至正間來有一守多惠政郡使者强奪其官一博雞人素豪聞之即連楮為巨幅廣二

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御史臺臺臣弗
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為復其
官
脫封劄梏　李東陽集岳正為曹石所陷謫戍至涿州
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為祈哀解人不肯
楊醉以酒伺其睡乃燒鏊令熱以酒噴梏封炙之紙
皆昂起因去釘脫梏劄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
異楊說之以銀為壽公乃得至戍所

射三鵠　王世貞集沈青崖田保安塞外人爭為公詈相嵩公與從游士射立三鵠書李林甫秦檜嚴嵩名于其上令射之

為世誅賊　明紀事本末王振挾帝親征師潰于土木帝北狩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鎚捶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

璫頭祭忠　啟崇野乘蔡經歷士順自號為東林鄉人莊烈帝御極首拆璫祠萬憤遮巡尚為餘威所刼公

直前與王太守索璫像頭徧祭死事忠介諸公

疏相八罪　明胡直集御史王宗茂劾相嵩八大罪以為中外唾罵人神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大有甚焉疏入謫平陽縣縣丞

白氣縷縷　李夢陽集霍恩為上蔡令賊來攻城恩力竭而潰遂遇害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事聞詔贈光祿少卿

說魏公　明紀事本末周宗建逮至詔獄鞫時更慘僫

卧不能出聲許顯純罵之曰此時尚能詬魏公不識一丁否葢宗建前疏中有此語也卒斃于獄

燕中少年　王世貞錦衣志門達構袁彬以死罪燕中少年楊賢者常為漆工尚方奮曰袁公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輙害之因上疏詆達極稱彬枉詔併下達治達摭賢至百餘賢以計呼寃上悟竟出袁彬

猛拚一死　周順昌尺牘大丈夫猛拚一死何事不可為末後一著定當俊偉

稅官謠　明欽叔陽稅官謠序太監孫隆以織造駐蘇州朝廷方起稅額惡少年賄充委官勒索商稅民不堪命崑山人葛誠率衆殺委官慷慨就獄焉詩斬爾木揭爾竿隨我來殺稅官

討天下賊　楊繼盛劾嚴嵩疏嵩有十罪五姦臣居兵曹以討賊為職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天下一大賊也

五人墓　明張溥五人墓碑記五人者當蓼洲周公之

被逮急于義而死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墓門以旌其所為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李繼貞五人咏五人生為義士死為神不然厲鬼除君側

孔孟主使　明史㝡宦官何𡚁性忠直張鶴齡常侍内宴帝如廁鶴齡倚酒戴帝冠他日復窺御帷鼎持大瓜欲擊之張后激帝怒下𡚁獄問有主使乎曰有問

誰耶曰孔子孟子也后竟殺之

紿賊斷喉　明紀編年闖賊分宮嬪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眢井賊鉤出之紿曰我長公主也遂見自成察之非是賞部校費復紿賊置酒成禮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

瓊枝曼仙　本朝徐岳見聞録張獻忠破荆州召惠府樂户行酒有瓊枝者色藝出羣命之歌不肯曰我雖賤豈能以歌侑賊觴以刃挾之不畏乃臠之同時有

曼仙者名至刻意逢迎獻忠大悅曼仙侍寢置毒于酒以奉獻忠妮之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尸

道學

儒道不廢　虞集文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啟之

傳道圖　元史趙復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

顏孟所以埀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

戒科舉文 元史許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不憚百舍來受業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

德性為本 元史類編吳澄嘗為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學問不本于德性其獘必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

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所居草屋數椽程鉅夫題曰草廬

不復赴試　元通鑑休寧處士陳櫟致力聖賢之學科舉初開不欲就試有司强之中選遂不復試禮部教授于家學者稱為定宇先生

夢夫子　元史黄澤明經學道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悟

親得二氏　元通鑑金履祥從學同羣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盎得朱子之傳者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于已者也

未嘗偃卧　元史楊桓幼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偃卧

生朱子鄉　明詹烜集趙東山訪謁虞公集于臨川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朱陸所異同東山條對

精切虞公曰予嘗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乎二家所以成己教人反覆究明葢素用力于斯非綴緝者比也

三禮尤深　元史類編熊朋來于諸經中三禮尤深

持錢買水　元史尚野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

儒風獨峨　元史類編胡雲峰先生名炳文尤潛心朱

氏之學其族子淀為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學者儒
風之盛甲于東南
道學正脉　明通紀薛瑄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
長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
後授御史三楊欲一識面不可得
活孟子　玉堂叢話姜麟使貴州特枉道見白沙先生
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
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

活孟子

傳習録　王守仁年譜先生講學始論知行合一後專以致良知訓學者門人薛侃刻傳習録後南大吉續之

潛心録　李賢古穰襍録吉水羅僑嘗為台州知府平生所養甚正著潛心録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

看吾心自適何如

書與世敝　明王慎中集陳紫峰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敝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

疏朱子言　一統志胡一桂入元隱居著書以闡為文公講學地過其鄉訪求緒論復從建安熊禾游十餘年歸乃裒諸家之說以疏朱子之言學者稱雙湖先生

二王　明趙貞吉集泰州王艮講學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聞陽明良知之論即日往造江西就弟子列後從居越卒配越中為二王云

建書院　獻徵錄湛尚書若水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游者殆遍天下

多說夢　泳化編吳康齋日録多說夢録首即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中間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

繫獄講經　玉堂叢話金問坐繫獄十年非義相餽皆不受時黄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甚省躬念舊之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

以敬名齋　明書胡居仁字叔心從吳聘君遊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窮理盡性致命為期謂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

傳伊雒　明呂維祺集中州真儒輩出程邵開天國初曹月川與文清諸君子鼓吹羽翼隆萬之間雒有尤

西川新安有孟雲浦皆傳伊雒之鉢古道清時正學
垂後月川已謚靜修而二先生尚未易名
六經正宗　蔡清傳清之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
傳宋四儒為真派摹擬闡解學者宗之稱曰虚齋先
生著有四書易經蒙引太極圖冢箴世廟閲其易說
特命頒行列姓名于理學名臣録中
志在世道　明史禂涇陽先生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
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民生上

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遙相應和故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真士大夫　名世類苑邵文莊嘗曰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

辟良知　明史稿越中自王守仁後弟子一再傳皆禨于禪或以因果為說去之益遠劉宗周憂之乃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臨殉難時語門人曰為學之要

一誠盡之而主敬其功也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于禪者學者稱念臺先生

笑擁如花　黄佐大醉言志詩倦游却憶少年事笑擁如花歌落梅自注欲盡理還之喻王世貞集此公作美官講學恐人得而持之故詩云云

清介

賣田之官　元史董士選仕至平章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為行貲子孫不異寒士

休糧方　輟畊録胡長孺方絶糧趙孟頫爲羅司徒奉鈔百錠爲父求墓銘長孺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者堅却之其送蔡如愚詩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秘窖藏中休糧方也

鬻產佐費　元史黄溍天資介特在州縣惟以清白爲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

還金　元史類編曹鑑任湖廣員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裹餽鑑漫置笥中半載後因剖藥劑取視

之中有黄金三兩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為何如人也
時淵伯已歿呼其子歸之

行炭穴 元史劉正以阿哈瑪特故被繫尋得釋上曰劉
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

芥視珠犀 元史類編庫庫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
留目

世無貪墨 楊士奇集楊氏世世以清白聞不必遠舉由
元至今一二百年內自朝宁外至郡縣無不有焉而

無一人以貪墨失官者

氷霜鐵石　明史稿馬謹正統時仕至廵撫素廉介楊士奇嘗稱為氷霜鐵石

白袍點墨　水東日記山襄毅廉正自持帥府有老隸性敢言公呼試問曰世謂為將不忌貪有諸對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公舉手曰教我教我

書壁却餐　獻徵録王敬臣廬居甚隘寄寓天王寺中鬻書易米有餽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来

食寧為溝壑夫其人乃止

教鬼負　筆塵徐階為宗伯其同邑孫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徐賓客甚盛孫惟閉門深卧而已一日僕竊語曰同為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輩何望孫聞之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

餽目無名　內閣行實廣東布政徐奇來朝載土簟諸物以餽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無士奇名召問

將治廷臣私交之罪士奇曰奇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病未有不然亦不免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上意解命燬其目

弔馬張　明石瑤集張舉為户部主事日自擕菜果以度饑渴所乘馬亦清羸終日不與少秣人呼為弔馬張

三日一肉　古穰襍録軒輗按察浙江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著一青布袍三日以米易肉一斤

貧不愛錢　獻徵録錢昕官布政魚侃守開封皆有廉名人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不二衾　王世貞集陳寀為南贛廵撫生平不二衾蔬肉分日而食冠衣袽亡易令綴以綵緣色錯然久而失其故

辭禄　楊士奇集張昕為户部主事即辭禄雖奉使在外公廩一無所取

不增一室　孫鑛集禮部尚書陶承學所居惟樓三楹

猶與季氏布政公共之子息既衆則屏藩以居終身不增一室

辭計偕金　雷禮集胡端敏世寧初舉鄉試第二故事計偕者給路費百金公以淅青竟辭其半

不受一蔬　吳中往哲記長史顧德輝清介絶俗平生不受人一蔬之餽詣人家誓不飲食或主自啜茶公對之清談而已

却求畫　四友齋叢說衡山先生于辭受界極嚴人或

持餅餌一篋來索書欣然納之唐王以黄金數笏遣人求作畫先生拒絶不納竟不見其使

乳羊博沽　續藏書劉麟為工部尚書罷歸太宰李默訪之觴于逸老堂了無夙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

瀟瀟欣然達夜

十擡　周穉閫小紀永樂時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十擡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後知之令取几案盡開諸笥陳之乃圖籍耳于是置十擡空擯于

案下人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

就日而暴 維風編李文正東陽清約之操出自性成
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
亦移

案設陶器 獻徵錄成祖常宴近臣各設銀器一案因
以賜之惟兵部尚書張本坐案皆設陶器諭曰卿號
窮張銀器不知用也本頓首謝

死不汚財 典故紀聞餘姚毛吉為副使以殺賊衆寡

不敵而死或閔其家貧無歸以所餘犒軍金密授其僕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正如吉狀顧左右請夏憲長來夏至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死無所恨但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無所考然汚我地下矣願急以還官言畢而仆

歸益斛　顧璘集景暘爲司業與六館諸生講解不憚寒暑典簿餽公廩私益以斛公知之歸其益讓之曰吾雖貧何相賊也

却金賜酒　明史藁孫祖壽為大帥部將以五百金遺其子于家却不受他日來省賜之酒曰却金一事善體我心否則將盡法于汝矣

焦紗為帷　黄汝亨集王二固為留都侍御既殁吾輩入哭于時寒風臘雪猶以敝焦紗為帷所覆布被陳絮而已槖中如洗至無以為殮

醵金為殮　明通紀海瑞為南京都御史卒于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帷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斂其箴僅

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為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明朱良佑弔海忠介詩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

盜不啟篋　典故紀聞太僕少卿李綱居官廉介曾于途遇盜奪其篋將啟之既知為綱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不啟篋而去

蒼頭給爨　明史藁魏大中為都給事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

家惟書籍　明紀事本末英宗復辟籍于謙家無餘貲蕭然僅書籍耳而正室鎖鑰甚固則皆上賜也

封還紅褐　明陳建通紀鄜埜按察陝西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子不才乃索此汚我耶封還以書責之

贈雙磁　玉堂叢話萬公士和之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罌曰夫饒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于饒也

厚德

追署案　元史額勒登為右司員外郎嘗讞獄既論决而中書譴其額勒登初未嘗署案及是乃竊署巳名或訝之曰吾前偶不及署耳中書聞之併同列並免

歸田焚券　元史類編魏敬益好施與有田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之民多不自給令將以田歸其人也乃呼四莊村民語之衆愕不受因强與焉焚其券丞相賀太平聞之詔授以

官不拜

奏勿殺掠　元通鑑史天澤自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

廉民　廉希憲神道碑希憲行省江南初宋故官入謁必廣羅珍貨希憲拒之見者輒獻所俘男女乃受之聽其歸完聚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

建惠局　明趙貞吉集楊文忠廷和一生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

號為學士堰次捐建坊費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
命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

不報少年　獻徵錄呼良朋徵時年少齮齕之比貴其
人悔謝且虞修報良朋曰騃豎子乃公宜以一日遺
逢而傷汝曹令淮陰專美哉後少年中文法為解救
不使知

不問甬溜　九朝野記尚書楊翥厚德事甚多如隣家
搆舍侵其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

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

妨之句

慰遺僞師　明錢鶴灘遺事梁溪華某以厚幣交公公

不納里中薛生潛謁華氏稱為公師華厚欵之俄報

公入邑薛馳詣公跪請顧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因

過華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為吾先生庚癸謀也

華乃更厚遺薛

租入分給　吳文定公寬傳公篤厚倫誼吳中有田數

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

不受失褐　湯幢小品羅念菴尊人遵善公當會試時忽亡其槖中褐同舍唐鵬物色其人比入座戲探其囊出褐曰是不類君物耶公目逆曰毋戲言唐持褐欲辨公趍出向其人曰唐誶語也唐歸責公公曰吾失褐不甚損張彼惡名尚得為士人乎

戒減偽金　維風編魏驥為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所積俸資召同年子官刑曹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不

允刑曹之胥乃為偽銀以盜其真者公發事歸知之戒勿洩已而刑曹微聞之乃盡數以償公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跡加人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迄不受

市門散布　顧璘集儲侍郎瓘曾大父仲文倜儻負義嘗隆冬載布數乘入遼遇警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

併價不取　獻徵錄鄞人張翁尚書邦奇之父也公為

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旁一楹乃叔居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告于翁翁知其倍也甚悦已忽淚下曰至日析屋彼夫婦何以為情公惻然遽抽身取券翁止之曰吾計其銀已償人去矣將若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

憑闌不懌　申時行集嚴文靖訥嘗樓于第之東落成宴客酒半公憑闌四顧忽愀然不懌客問故公曰吾初不知是棟直東鄰此形家所忌亟更之其篤厚如此

薦用仇吏　楊士奇集金忠襄公微時里人有數詈辱公者公為尚書其人由吏來京師懼不為容公薦用之或曰彼不于公有憾乎曰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不發偽文　宋濂集楊鐵崖性寛厚無賴之徒偽為君文以冐受金繒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奸君曰此誠予所作也

火焚簿録　劉基傳畧基先世濠仕宋宋亡邑人倡義事敗元遣使簿録其黨將盡殲焉濠醉使者而寢之

樓夜縱火焚樓籍已燬乃托言有衰㡬可録其名因以渠魁二百人授之餘全活無算

不下壓扉　張鳳翼集秦鳴雷嘗肩輿入市有壓扉礙車葢其人趣下之已而知為公曰吾以為他官若秦尚書固可無下渠不我譴也

累杜君　獻徵録杜環好周人急父友死其母無所歸環贍養十三年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環具殯殮葬之歲時祭其墓

索還金環　明雜録天順癸未羅狀元倫赴春闈試宿邨舍其家奉盥遺金環于盆僕取以行倫知返而還之比至其婦為夫所逼幾捐生矣是歲禮闈大舉子多厄倫竟免焉

解驢欲行　馬氏日抄徐尚書晞始為郡吏有某甲以人命被誣公密為釋之歲久跨驢行遇甲苦邀至家與妻泣拜設雞黍已而甲逸妻曰吾夫感活命之恩願以陋姿侍寢公大驚即起解驢欲行嫗乃呼甲還

公慰諭再三待曙即去

發囊還金　宋濂集金陵李疑好周人急金華范景祥病且死願假一榻疑爲之徵醫治疾景祥知不復生告以有黃白金四十兩在故逆旅令自取焉疑求其里人偕擕歸面封識之范死乃書召其二子同發囊按籍而還之并賻以貨

言語

論三教　輟畊錄富珠哩翀在翰林進講罷上問曰三

教何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悅

辭賚金　輟耕錄元文敏公明善副蒙古臣使交阯將還國主賚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主嘆服

鄉里人物　明陳敬則明興禨記朱善爲大學士太祖問

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答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泉太阿

對縣令　西墅雜記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羣下汝聞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否乎一父老對曰閭者生員多讀書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為之默然

龍鬚　明馬生龍紀事太祖一日御膳中有髮一莖問之光祿司對曰非髮也乃龍鬚耳上因捋鬚得數莖

乃罷遣之

關中三才　明張治道集康海以救李獻吉往見劉瑾留飲謂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真為關中增光先生紿言曰海何足言人稱關中有三才公聞之否瑾驚問之先生曰其一為公次則李郎中如海亦從二公後幸矣瑾曰非李夢陽耶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明日瑾奏赦李

買東西　兎園册思陵間遣中官問詞臣曰今市肆交

易只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詞臣猝無以對輔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求水火無弗與者此不待交易故惟言買東西上善之

對似魏徵　獻徵錄景帝欲易儲一日語內侍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首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帝默然葢帝所言謂懷敏英所對謂憲廟也實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勸誅瑾　明通紀寘鐇之叛以誅劉瑾為名楊一清偕

太監張永討平之一清密勸永除瑾永難焉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公班師入京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于此時上寘鐇偽檄并述瑾凶狡謀不軌上英武必悟且怒誅瑾瑾誅必柄用公矣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

不貪重寶　王世貞集興濟伯楊善迎太上皇也先謂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

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
之德太師無己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
陳礦害　明史藁沈鯉賀長至于仁德門帝賜食遣司
禮監陳矩侍鯉徐及礦稅害民狀且曰小民猶可虧
聖體奈何矩問何也鯉曰自礦使出破壞天下名山
大川靈氣盡矣聖躬安得無虧矩還道之帝悚然咨
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為
首肯

復道周　明紀編年黃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時周延儒承眷最深多以微詞回上意一日上言及岳飛事延儒曰飛自是名將然史或多溢詞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即傳旨復官

雅量

不抗御史　經濟類編伯勒齊爾布哈諷御史劾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即辭避所親為之不平阿嚕圖

曰我固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但御史臺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

碎玉毋懼　輟耕録河南王布琳濟遠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令毋懼

比安石　白下紀聞宸濠報至南京都人洶洶喬公宇時任留守從容籌畫容至則談笑飲奕自若京師恃以無恐人謂公有安石雅量

大臣量　實録商輅在內閣與錢溥不相能溥至爲禿婦傳以譏之亦不與較黎淳以易儲事專歸咎于輅上章攻之輅待之無異平時人咸謂其有大臣之量

鑿石槨　王守仁年譜先生貶龍陽驛在貴州萬山中時瑾憾未釋自計得失榮辱俱亡惟死生一念尚在乃鑿石槨以俟命焉

稱艷科第　埜記楊文貞自布衣至帝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于進士科第稱艷誇道往往見之詩文

不責汙衣　獻徵録太宰屠襄惠公部堂燕居命辦事
官捧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籍公
衣惶懼請罪公曰去去汝何為者吾方惡其太白而
易汚也

圍棊賦詩　明費宏集謝文正公遷為逆瑾所切齒褫
職歸瑾意叵測人皆危之公曰天佑皇明我當無他
日與客圍棊賦詩以自娱

縲絏講文　獻徵録李時勉為祭酒王振惡其不附己

逮之方閱試卷錦衣官校猝至即掩卷起受縲絏合監皆驚愕公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

囊筆生　吳偉業集石田先生隱相城有郡守召之圖其樹塞門先生不肯祈免囊筆往圖畢而歸後守輯瑞入吳文定公時為宗伯首迎問先生起居守愕眙不能應退訪之則向者囊筆生也歸而惶恐執贄謝

先生已踰垣遁矣

獄中讀書　楊榮神道碑漢庶人謀奪嫡宮臣楊文定下獄十年家人供養數絶粮又上命叵測公方讀書不輟或止之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題素牓　明紀事本末周順昌被逮曰吾固知詔使必至也令請入治裝舉家號哭笑曰無事亂人懷顧案上有素牓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栖三字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

三木賦詩　明通紀御史黃尊素在詔獄獄吏曰內侍欲㸌公公何語可書以寄家尊素畧不及他事即于三木上賦詩是夜卒

元明事類鈔卷十五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章　玢